

近蔗賓

山峯
退
筆記

略塵錄



近
峯
記
略

皇甫祿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
山及紀錄彙編學海類編皆
收有此書百陵本在前故據
以排印

近峯記略

明 吳郡皇甫庸世祿著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所以有靜者。地鎮之也。地主乎靜。所以有動者。天挾之也。天而無動。則無晝夜。地而無靜。則無寒暑。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歷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于禍。初甯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亦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于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荊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閒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昞。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羣臣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達。殺之。乃舉兵。事

同而異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間所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帝布新，是昴宿實應期星也。正統己巳，焚惑入南斗，車謁北狩。

劉太卿榮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爲文于內閣，謂之投獻，始亦宋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爲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議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閣。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闕懼罪，曲爲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侯之？命迎春于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臣民駭觀。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鐘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駢，無志于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數不給，乃爲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卽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爲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爲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于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鏞與大理寺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下，出爲參政，遂爲僞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有是邪？年號犯前代者，涼慶重華五代，繼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卽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閣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受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盡國之弊時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上怒以御硯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上不得已解俊獄章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署臣安進蓋閣老萬公也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閤寺概論乎

